

斯文

半 月 刊

第三卷 第一期 目錄

- 金陵大學中國文學系之精神 高 文
- 廣雅堂詩集小箋 龐 棊
- 叔夷鐘跋 楊樹達
- 與孫海波論古文聲系書 聞 宥
- 近代湘學概論緒言 劉 茂
- 方湖詩鈔 汪 際
- 涉江詞 沈 祖
- 習作調選 本校學生

金陵大學文學院 主編

金陵大學中國文學系之精神

高文石

(本樓紀念週講詞)

近代以來。人趨術簡，士尚浮夸，禮俗陵夷，文學尤甚。夫以皓首窮經，守先待後，未若標新立異，欺世盜名之易也。故文盡生焉。昌首廢乘典籍，精柏先哲文章，議論崇鄙薄，文化疑遠古。人且未死，其作已登課本。教者於以取材，學者盡為規劃。故有中學畢業而不知歐蘇為何時人，四書為何種書。大學畢業，而不能閱讀社論寫一便條者。昧於常識，拙於工具，是誰之咎歟。試一計之，中學畢業之學生，讀國文於學校已十有二年。大學國文則定為一年，以十二年之中學練習且不能達文從字順之標準，則大學一年之課程，能期之讀史籍寫論文乎。說者以此歸咎中學教師，余以為不然。今日文壇享重名據要津者，其得名之道與夫標榜之說，率不循於正軌，而勢力足以陵轡者傷。左右教育，中學教師名未顯於當世，終不聞於朝野，稍從事於修補，輒嗾之為腐舊，權者陷之，學生侮之，則雖有豪傑之士亦豈願以空言招取禍患哉。余以為今日國文程度低劣之故，時世浮薄時流夸誕，邪黨橫行，有以致之，請言其略。

我國遭百餘年之外患與數十年之內爭，由國勢之衰頹，而演成卑怯之心理。由思想之變更，而演成輕古之惡習。由科學之倣效，而演成一切固有文化之鄙棄。於是在道德上，則破壞倫常，競言功利。在文學上，則稗販皮毛，罔迷青牛。夫學術思想器用方法，為天下之公有，彼我短長，可相截補，而文學則有語言文字之殊。文法聲韻之異，是有國別，豈可強同。彼之所謂美者，一易文字，精神皆變，文學習慣，文字技巧，實使之然。故聖經為西洋文學之上品，至其譯本，可與我國經典文字等量齊觀。詭異之徒，輕議舊作，謂為陳腐，以西體為提倡，創造為號召，其謬有二：夫文學創造乃自然之演進，必以舊業為基，豈可斬絕歷史，刮滅前言，而以異邦異物，強相改易。風尚不同，融合有間，即在社會科學，稗敗鈔襲，猶多扞格，況於文學革所不必革。通其不可通，其謬一也。人有能有不能，考據辭章，通材以為難兼，辭章殊體，古人鮮能備善，況文心創造，數百載而一遇，豈可求之於人人。今則乘筆少年，識字未多，避難就易，釘釘俗言，即名新作，舉步畫虎，前人以為戒，今人以為倡，其謬二也。夫時間為文章價值之權衡，先士盛藻，經千百年之淘洗，而光暉照灼，久而彌新，必有其存在之價值，豈可恣情詆毀，棄之若遺。是以退之有蚍蜉撼樹之譏，子美有不廢江河之歎，以今衡古，豈虛言哉。故本系之精神，首在泯息詭異之談，研治篤沈之學。知化舊以為新，必通源而讀本，九經三史，日在人間，四部兩藏，取資不盡。又何勞乘自享之千金，珍他人之敝帶也哉。今之鄙夫，不悉古人之用心，不知經籍之秘奧，上堂講授，則以駢枝考據為救命之符籙，瑣屑游辭為掩飾之工具，故有說張

志和誰歌十考選舉出歷三小時之久。至於本文，一語口不能措一辭。更有借欣賞之名，以行欺誑之實，謂如欣賞，即臨臨事，夫文學欣賞，有程度之深淺，下筆始欲追攀，其言自中肯綮，已不能為，所知必淺，以爲淺之所知，教蒙昧之初學，何能深入堂奧，得真精英。今日授文學者不能爲文章，講詩詞者不識詩詞，如以舊體已覺廢棄，則又何必設此課程，如以舊體亦須瞭解，則又豈可以廢後之說了之，兩無一當，詐可知矣。其尤謬者，引西洋以爲說，謂彼邦文學，不假雕飾，不講聲律，不拘定體，不擬古人，以欺世而駭俗，其實文明舊邦，眼光決不如是短淺，思想決不如是鄙陋。西洋學風，英國最佳，今觀牛津大學一九三八年之文學課程，多係古人專籍，即斷代研究，下至十八世紀而止，其最著名之託靈教授 Professor Tolkien 則以三十年精力鑽研 Newall 詩一首，於其體製辭藻，音律調韻，剖析毫芒，權量錙銖，不徒尋古辭古訓之精詳，亦板本校勘之鉤治，此與我國原有治學精神若合符節，何以我國時流，一言文學，則盛稱西人，一言治文學之精神，則又忘本逐末，悖謬至此。故本系之精神，力破浮妄，不雜旁支，不爲夸飾，傳經重師承，言文貴法度，注重學生習作，遵循前哲步趨，以期承先啓後，挽教頹風，光復文章舊業也。

無識之徒，倡導白話，競煽小調，其賞信言，謂合自然，呼爲天籟，夫語言之與文學，本有區分，俗曲之與雅奏，豈能並論，譬若圖畫，五色備陳，常人塗抹，不能成章。文學自有藝術之高下，豈村童野老之所能工。且自然與白話有殊，古典非故實之比，池塘春草，明月積雪，自然之謂也，聖賢妙道，經史美辭，古典之謂也，韓退之曰：姦雄變怪得，往往造平澹，王介甫曰：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淵明樂天詩，亦假人工，蓋自然，類自艱苦山中來，非白話之餘期，而古典爲經世之必需，尤非可以邪說抹殺也。自邪說之盛行，中小學課本且公然以當代俗文入選，學生浸溺其中，已十餘年，未嘗窺聖賢之大道，習先士之舊章，一旦期其致用，欲其自立，是猶驅市人而使之戰，末習號令，不諳進退，其敗必矣。以此爲教，世界各國之所無有，其爲弊害，不備勝笑友邦，實足毒虐國家。故本系之精神，力矯流俗，以古爲則，重日積月累之功，蓋雄偉不常之域，留連往昔，思振遺風，古道照微，後生可念，存亡絕續之交，非今日歟。

學專精而後能立，古之所謂通儒，乃積數專而會通之謂也。今之所謂通者，通論概論常說稗販而已。其最可笑者，如以江永江藩爲一人，檢孔雀東南飛於文選，引段注而以爲說文。至於說詩，曰杜甫雄渾，李白飄逸，韓愈粗豪，殊不知子美有幽細處，太白有沈雄處，退之有清新處，宋嘗一讀原作，或剽竊詩話，或拾人牙慧，竟以茶餘酒後之談，據爲講學論道之資，誣謗前輩，貽誤後學，若此之類，多不勝舉，是無怪乎大道日闕，邪說橫行。而叔世之弊，尤在輕言著述，著述尤以字多爲勝，政府以此爲權衡，學校以此爲資格，若是，則泰山花月不應享盛名，黃河遠上不得稱著作矣。或以文學與考據殊科，文學不妨字少，考據當係長篇。不知考據亦貴精約，顧亭林曰：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鑄銅以充

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腐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春對碎散，不存於後，豈一兩失之乎。承問且知錢又成幾何。蓋期之以磨鑄，而某自別來，載，早夜誦讀，反覆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假此所論，可得立言之要義矣。故本系之精神，注重專書，教師略述綱領，學生圈點全書，月驗所治，期考成功，非僅筆述，并須口試，一書求一書之澈底，不得以飄渺無根之詞相為欺飾。至於詩詞，則諷讀與習作并重，以祛時人口巧手拙之弊，若夫述作，雖不敢必抗古人，而必以古人為期。此非虛言，可以立證，同學余君磊虛，持本系年餘而卒，年三十餘，遺詩百篇，卓卓信非常之儔也。錄其古詩一首，平生三尺淚，不向歧途灑，今對三尺土，胸中淚盈把，如何坐落土，天遣棄原野，坐令沐冠畫，攘臂衝風雅，泥我數畷昔，一一貫珠瀉，神祖聽以濯，嚙語似啞啞，儕非太上人，誰是忘情者，麥隆過微風，蕭蕭白樓下，憔悴僅關渠，黃泉應未捨。（借紹前過雨生基接紹前雨生未婚婦）如是雜文，可多見乎。

學校風氣，至於今日，衰薄極矣。師生之間，上堂則視如路人，迹類商賈，無復崇敬之心，形若仇讎，頗含厭惡之意。師道陵夷，至可慨歎。夫教育目的，不僅授業，尤在道德，師之教學，豈徒致知，更重為人，人且淪為禽獸，學何貴乎。鄭許，故本系之精神，一本正心誠意之旨，講求禮讓切實之誼。師生之間，心親而貌敬，同學之間，意淡而辭和，肅若廟堂之上，睦如家庭之中，隨時隨地，勉勵精進，正課之外，週則有聚會，或論專題，或講詞章，每學期必有座談，各陳己見，靡所拘忌，系務設施，亦借此時說明，以求志意之宣通，與精神之融合，敬以誠為主，嚴以愛為心，此亦我國原有之淑風，今日所當急務者也。

凡此弊端，皆所以毀壞文化，摧殘學生，然非中學教師所可挽救，故余以為時世浮薄，時流夸誕，邪說橫行有以致之。昔孟子闢楊墨，退之排釋老，夫楊墨釋老末流不能無弊，然其學足以自立，其道亦有可傳，未若今日夸誕駭俗欺世盜名者陷溺青年之甚也，志士仁人，惡得默默已乎？李唐則子昂高蹈，丕變頹風，趙宋則禹偁獨步，開建大業，方今文壇耆宿，未盡凋零，藝苑才傑，方多繼軌，當有起衰振敝之人，不讓陳王專美前代，余也不敏，願筆裳以從之。

廣雅堂詩集小箋

龐俊石帶

▲鋼鼓歌

蒼香係頸降道左濟火革面居前茅

箋，蒼香，明貴州宣慰使滿翠之妻，滿翠之先濟火，蜀漢

靈紋宛轉環皋陶

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禽孟德有功，封羅甸國王，見田汝成炎微紀聞，及明史貴州土司傳。

箋，泉陶。鼓木也。見考工記。

▲文山墨山二琴拓本

信厚且行道子昂安足証

箋，考宋史王應麟傳但言上書不報，遂東歸，以翰林學士召，應麟力辭，後二十年卒，又檢瀛國公紀，德祐元年，十一月甲午，權禮部尚書王應麟遁，此文裏所本，然此事全紹衣嘗辨之，略云，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會淵子輩之潛匿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之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辭命，猶思挽既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先生非肯忍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安矣，說詳野對亭集外編卷九宋王尙書畫像記。

▲濟南雜詩

養生不稱蘇和仲曾到歐公畫紡齋

箋，東坡一字和仲，出子由所爲墓誌銘，畫紡齋，見居十集卷三十九。

▲吳王臺

親見雙山府縣圖

箋，雙山廣義，川謝玄暉和伏武昌登慈權故城詩誤爲雅切。

▲杜征南

蕉條漢輩皆奇士

箋，漢輩乃羊公幕僚，文襄誤記。

▲陽明公祠
南朝史傳多疑謗

箋，史傳所載，誠如公言，如桓公事，無論折翼之說，不足憑信，即謂賤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恐皆異黨加誣之辭也。

▲四生哀

獨有拙書等羅趙

箋，東坡石蒼舒醉墨堂詩云下方羅趙我亦優，王注，晉衛恆傳羅叔景趙元嗣與張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所感之，故伯英自矜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邵注三輔火錄趙變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馮注法書要錄羅暉趙變並京兆人。

▲送王千秋歸湘潭

竟符妖讖陷銅駝

箋，妖讖，湘綺園詞話所謂妖夢林神辭二品。

▲稻家住桂湖

雖非平泉木固勝種政茶

箋，平泉草木記見唐人說符拙政園山茶詩見吳梅村集。

▲潘家游紫柏山留侯祠

可惜公強飯老連累四皓

箋，公強飯，謂留侯辟穀，呂后強食之也，這句稍生強。

廣雅聞 此累。

▲永歎（悼亡室福山王氏夫人即王文文之妹）

高車蜀錦歸來日帶藉，穰斗香

雙，旬下有自注云。余遠都後寤甚。生日蕭然無辨。夫人
一衣爲酒。今檢新唐書。玄宗王皇后傳。陛下獨不念阿忠
脫紫巾。臂易斗。爲牛日湯餅邪。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廣
難。難事之精如此。而云史稷。稷字殊不可解。嘗取碎金校
之。

▲題宮熟會選菴山莊二圖爲聖與刑部份。

實皇邊有草堂無

雙。東泉草堂。見吳梅村集

▲誤盡

雙。惟隨轉帖皇。又賞選唐詩

雙。既游老。著。記。其。應。隨。車。也。皇。於。肆。邸。移。批。云。
可。依。此。時。五。百。木。事。而。宮。篤。專。如。此。葉。網。露。四。朝。開。月。餘。孝
崇。於。清。燕。洪。公。流。傳。上。野。以。宮。內。無。事。則。經。唐。人。絕。句
自。然。今。得。六。百。餘。首。本。對。曰。以。百。計。億。恐。不。止。此。上
情。有。幾。公。以。五。千。首。對。上。曰。若。是。多。也。煩。卿。爲。編。集。
撰。歸。搜。閱。逾。年。僅。得。十。之。二。三。至於。神。官。小。說。神。怪。女。子
之。類。若。括。而。湊。之。以。以。世。制。上。固。知。不。洽。所。書。之。數。亦
寡。甘。教。贖。

▲武昌西山

雙。折。賄。通。章。棘。燕。幽。獨。一。驚

雙。吳。信。展。鏡。赤。樓。樓。去。一。湖。蝶。換。頭。云。胡。盧。昔。年。此。地

。紅。樓。新。氣。清。竹。堆。開。折。荷。沈。沙。忽。然。酒。到。醉。蘇。興

廣。無。不。與。而。合。

▲其。經。瑞。蔭。入。廟。與。其。父。子。青。宮。相。同。賦。詩。爲。贊

傳家源因涉陰榜

雙。雙。源。子。因。見。宋。史。二。百。九。十。六。

父風清約茶器

雙。朱。弁。曲。洧。舊。開。蜀。公。與。溫。公。同。游。嵩。山。各。攜。茶。以。行。溫
公。以。紙。爲。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
仁。乃。有。茶。器。也。器。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摩圍閣（在黔江縣郁山鎮）

宜州寄城樓

雙。老。學。菴。筆。迹。在。宜。州。無。亭。驛。又。無。民。居。可。憐。止。一
僧。舍。了。寓。而。適。爲。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乃。居。一。城。樓
上。

德壽奉妙墨

雙。張。升。清。河。書。畫。高。宗。本。效。黃。庭。堅。畫。後。以。僞。豫。遣。能。黃
書。者。爲。世。遂。改。從。右。軍。又。誠。齋。詩。話。亦。云。高。宗。初。作。黃。字
天下。翕。然。爲。貴。

▲金山觀東坡玉帶歌

可憐惜宮一片瓦現宗不保歸真伽

雙。精。仁。獲。聖。瓊。集。理。學。二。番。僧。曰。二。十。年。後。當。還。我。此。殿
以。告。宰。相。馬。庭。鸞。馬。庭。調。以。對。命。立。碑。誌。之。夢。僧。取。殿
者。後。爲。五。寺。之。基。編。鐘。真。伽。主。其。地。至。元。十。四。年。爲。寺。
恰。二。十。年。

▲彭劉直公晚詩

我。亦。曾。危。任。同。息。老。蘭。堂。論。奏。出。塵。儒。謬。謂。謀。可。采。自。注。凡。防。海。規
越。計。無。兵。食。及。難。阻。佛。佛。撤。兵。諸。事。余。意。皆。與。公。合。謂。奏。電。奏。皆。余。屬

稿羅術會家不具一字

箋，楊世詩流東門之役，自注云：是廣雅當時亦助剛直一
章中戰，其湘綺所為剛直意，詳有云：唯遺氣，却防南越，
自謂得其死所，乃復動身板練云云其作剛直行狀敘述剛直
主戰死於和議尤為詳盡。是時廣雅方為粵督，既與剛直意
合，何以卒成和議，湘綺又似不提倡粵督同心，何邪，頃
見夏午詒詞有英雄老一著，其序有云：甲辰法越之畔，剛
直抗節請行，自知無以一說，徒欲得嘗，以一死報國，而
曾不為死。是時兩廣總督為南皮張文襄，力贊和議，與
內旨合，剛直但以己意言事，宜其孤立無助也云云據此則
謂廣雅當時實希內旨，與剛直異趣，湘綺所謂板練阻厚，
即指廣雅也，然余謂此類適與湘綺諸人議論，其言亦悖
也，內外諸者，主和主戰，必有一對，則湘綺亦主戰，其
詩所言，非必詭語，然而諒山既敗，巴黎約成，其勢固不
得不出於和，廣雅雖緩撤兵，朝旨且加嚴責，一一如謂停
戰撤兵，僅有遠誤，致生他變，惟該督是問」等語，可知
當日情勢，主戰固無把握，和議之成本非得已，非廣雅之
自為一變也，若午詒謂本湘綺弟子，書生大言，自托忠憤
，故其所說如此，何足怪哉。

▲謝爾伯晉翰林惠州雜毛筆

實境散卓能何少師困

箋，史密注山谷外集卷七云：三聖，粟尾，應核，散卓，
皆筆名，宜州諸葛氏皆作筆，柳公求之不能用，惟王右
軍能用之，又葉夢得避魯錢話不出筆，蓋出於宜州。

自唐詩話第一卷，世傳其箋，治不嘉祐前，有得諸葛筆者
，率以為珍玩，云：一枝可敵無數枝，臨事後世始用無心
散卓筆，其風一變，諸葛氏才三刀力守家法不具，於是漫
不問書，而亦亦衰矣。

筆意縛雞翻三

箋，山谷跋李晉書卷云：用三文買雞毛筆寄此

▲封印之明日同節義伯嚴實甫叔驥尋凌霄閣

準年許六猶驗頭

箋，王微開見近錄忠感知永與軍，於其誕日據說知聖節
禮，晚衣香燈，簪花，是為宗受具是冠準子反心，真宗
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準乃邪邪，先文正熟視笑曰：寇
準許六年紀，尚駿耳，可割與寇準知，上意亦解。

▲正月初二日同楊叔驥尋樓閣餘雪

懶字誰謂謂賦

箋，牛賦見柳州集卷二

▲易言首以司馬溫公殘帖視見贈

獨惜通鑑編細書失充棟

箋，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先公曰：曩新叟言洛陽有舊治
通鑑草藁盈兩屋，黃香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藁（原注
見李巽巖集）

幸免佞人污壺虛未押箋

箋，潘河書畫訪賢師藏書有說生胡蘆印，悅生，賈堂
名也。

▲燕山觀寶首坡侍郎留帶

玉局開先繼石涼竹坡游學作雷柯

箋，明楊一補賦石涼，竹石涼瀾稿。蘇軾皆嘗留帶焦山，竹坡又效之。

▲和峯樓南河泊之作即用九佳韻

數仕何妨硬差

箋，周密齊東野語。世傳魯直愛苦筍，和東坡詩云，公如鱸爲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墜客云，吾固不受作官，魯直直欲以苦筍硬差致仕。

▲過琉璃廠

墨囊殘度有古今陳思書肆亦森森

箋，三朝北盟會編畢良史，字少董，以買賣古書書畫之歷，出入貴人之門，又號畢骨董。陳思著寶刻叢編，嘗用江湖小集，思所刻書，書尾皆云刊於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書齋鋪，又有陳思字宗之，號陳道人，開書肆於睦親坊。著芸居乙稿，二人皆南宋末年書賈，葉氏書林清話考二人事最詳。

▲八月初一日德音明年高壽不許鋪張臣工惟在盡職毋庸

相相廉俸欽悚恭紀

深宮却貢非無意，論遊期獻美芹
箋，宗史辛棄疾傳棄疾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九議，并應問三篇，羊芹十論，獻於朝，言逆順之理，消息之勢，技之短長，地之要害，甚備。

▲讀題名錄

文采能銘克敵弓

箋，王明清揮塵三錄洪景伯兄弟博學鴻詞科，以克敵弓銘爲題云云。

▲讀盛伯熙集

密國文詞冠北燕西亭博雅萬珠船

箋，元好問中州集小傳云，密公字子瑜，與陵之孫，越王之長子，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也，少日學詩於朱巨觀，學書於任君諤，遂有出藍之譽，文筆亦委曲能道所欲言，朝臣自閑閑公楊禮部雷御史而下，皆推重之，資雅重，薄於世味，好賢樂善，寒士有不能及者，明昌以來諸王法禁嚴，諸公子皆不得與外間交通，故公得窮日力於書，讀通鑑至三十餘過，是非成敗，道之如目前，越王薨後，稍得出游，文士輩亦時至其門，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秘等，客至，貧不能具酒肴，設蔬飯與之共食，焚香煮茗，蒸出藏書商略之，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或終日不聽客去，風流蘊藉，有承平時王孫故態，使人樂之而不厭也，所居有樛軒，又有知安，(當作菴)自號樛軒老人，其詩號如菴小集，園城中以疾薨，年六十一。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云，陸樛，字灌甫，周定王六世孫，號西亭，灌甫，服儒素，覃精經學，從河洛間宿儒游，奉手振衣，執經函丈，受禮於睢陽許先，三月而盡其學，年二十，通五經，尤邃於易春秋，家故饒財，僮奴數百人，皆逐羸車屏麥，執業自給，遂十一之利，其家益大起，訪購圖書，請接賓客，傾身書貴顯間，通懷好士，內行修

深，築室東陵之上，延招學徒，與分研，用是名聲藉甚，萬縣中，爲周藩宗正，修河南志，撰中國人物志，又撰五經釋疑若干卷，授經圖及傳四卷，大明帝系世表一卷，周國世系表一卷，又作遜國記，褒忠錄五卷，校正諡法一卷，韻譜五卷，其詩文有陵上集二十卷，又云，海內藏書之富，近代推江都葛氏，章邱李氏，灌甫傾資購之，竭四十年之力，做唐人四部法，用各色牙籤證別，凡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起萬卷堂，編誦其中，圖點離勒，丹鉛歷然。

胡應麟詩藝云，明宗室攻古文詞者，嘉隆間惟灌甫最博洽。

叔 夷 鐘 跋

此器宋宣和博古圖及王休諱尚功皆題曰齊侯鐘，近日郭君沐若改題曰叔夷鐘，是也，今從之。

銘文首云，佳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潛，按潛字不識，疑當讀爲坐，說文十三篇下土部云，坐，遠邊也，从土，巫聲，師于淄潛猶言師在淄濱也。

文又云，余命女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帥旗之政德，諫訓朕庶民左右，毋諱，按政于朕三軍，政與征同，佳也，說文七篇上於部云，旗，錯革爲其上，所以進士衆，旗旗，衆也，从於，與聲，段君注謂旗當作員，今觀銘文以師旗連用，知許君固別有所本矣，旗衆之義經傳多作與，傳二十八左傳云，聽與

饒著述。

▲屢有旨鹽頓部務不令假手吏胥曹司均汲汲講求吏事而清苦殊甚亦鮮閒暇當爲長官所深念也

六房綱目何年定日勸三杯厚朴湯

箋，溫公詩話云，文德殿，百官當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守堂吏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久無差遣者，厭苦常朝，戲爲詩曰，立殘階下梧桐影，喚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廣雅用軍精切如此，不待目以煩碎，自文其腹筒之儉。

樹 達 遇 夫

人之謀，杜注，與，衆也，昭二十年公羊傳，注云，世子率與守國，師旗例言之則曰與師，成二年左傳云，無令與師淹于君地，魯語云，敢情與師，是也，諱當讀爲達。

文又云，夷不敢弗敬戒，虔卽爭死事，數師三軍徒道粵乎行師，春中畢訓，按我與勳同，說文十三篇下力部云，勳，并力也，遊疑當讀爲衆。

文又云，夷用或敢再拜願首應受君公之錫光，按金文多以或爲又，余前月爲毛公鼎跋已言之，此或亦與又同，上文已云，夷用拜願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故此云又也，應經傳多作膺。

文又云，夷儀其先世，及其高祖，號成唐，按成唐即成湯，前人已言之矣，就字說又五篇上虎部訓為恐懼，與此文義不協，恐謂號古者與赫同，赫即赫赫也，此文云赫赫成湯，猶詩小雅車篇之言赫赫兩仲，即南山篇之言赫赫師尹，魯頌閟宮篇之言赫赫姜嫄也，此文以赫赫與有做連言，猶詩大雅常武篇之以赫赫業業與有做天子連言也，出車篇傳云，赫赫，盛貌，節南山傳云，赫赫，顯盛貌，易震卦云，震來虩虩，笑言噬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釋文云，赫赫，馬云，恐懼貌，鄭國，愚特馬鄭緣象傳云，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因以恐懼貌訓虩虩，其雷非也，以文之笑言噬嗑與震來虩虩為對文，噬嗑狀笑言之容，（說文口部云，啞，笑也，引易曰，笑言噬嗑，）則虩虩亦狀震來之容也，說文二篇下雷部云，震，劈歷振物者，按今所謂疾雷也，蓋劈歷之至，光响雷極，故曰震來虩虩矣。（爾雅釋訓云，赫赫，明也）。

文又云，專受天，制伐厲司，敗甲靈師，頤，與夏同，司常讀為圖，謂制伐夏后氏之子孫也，圖字从司聲，（說文二篇下册部），故銘文假司為圖矣。

與孫海波論古文聲系書

海濱

君著赫一過，鈎稽詳密，至佩至佩，弟於古文字未嘗博學，年來興趣，實又不如於此，開卷已久，故不能有所貢獻。過辱下問，請以向來所疑滯而未敢道者，一為左右陳之。弟以為

古文字之學，實與古語言之學相表裏。治語言而不得古文字為證，固無以為徵信之資；治古文字而不得古語言為據，尤難以為立說之本。時賢論下辭金刻者，揣摩體相，比傅詰訓，固已

文又云，丕顯穆公之孫，其配穆公之妣，而歸公之女，粵生叔夷，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為出，經傳用此義者皆作出，今讀此文，知古字本作妣，以是姊妹之子，故其字從女，然說文女部無其字，知許君脫漏之文為不少矣。

文又云，夷用作鑄其寶鐘，用高子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族眉壽，靈命難老，按皇祖皇妣，先祖後妣，皇母皇考，獨先母而後考者，因其文取與下壽老為韻，此猶詩八例言舅甥曰甥舅，（小雅頌并篇）子孫曰孫子矣，（大雅既醉篇）。

此銘又多與詩文相襲，如云女承敬于戎攻，云母曰予小子，與大雅江漢篇敬戎公無曰予小子同，云余鏤女車馬戎兵，釐僕三百又五十家以戒戎飲，與大雅抑篇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同，云永保其身，與大雅烝民篇以保其身同，云卑百斯男，與大雅思齊篇則百斯男同，沿襲之跡，顯白無疑，豈不得視為偶合矣。

余去歲二月嘗讀此器，明爾雅司出諸之義，頃來重讀銘文，復頗有所見，遂增益為此文云。

極其能事，然猶以爲根本之圖，未必即盡於此也。明論廓不必即明其核心，通語斷不必即得其詞義，故易見之談識，在乎遊離而不可。如上虞氏以爲爲首謂从丹執火，殆首之本字。此以形義求之，固已近似；然說文所見，尙有首火祓也之燭，所以然持火也之燭，交灼木也之燭，以及其他類是之字，亦皆相協，何以知其必讀爲 *we* (姑依中古音寫)。惟正猶高本漢君在 *Phitok* and *Ancient China* 中所述，廣韻中讀 *Wuet* 者二十三字，讀 *Pwet* 者五字，讀 *Pwut* 者十字，讀 *Pwet* 者九字。此諸字之義，得與藏語 *pa* 類印者至多，必欲於其中覓一適當之妃匹，事殊難定。故知徒相形聲，不足以確知其音讀也。且即以相形聲論，有時亦須了然於其根據，始能發微；而此所謂根據者即語言，以果無此語，則不必無表此語之文也。試以語言攷古學 *Paleontologie Linguistique* 上所習稱者言之。如方國語名，在諸語中固見雖不一，而最習見者則以 *h* 爲準。英語之 *east* 出於梵語之 *east*，蓋以譬初出之日輪；而 *east* 出於 *east* 則以指太陽休止之所在。他若土耳其語等皆同。即在印支族中，爲例亦富。如摩些象形文東爲 *east*，即假日爲之；而西爲 *west*，則爲日之變形；而南北兩名，則以一水字爲之，實爲後起。故漢文東西依說文所述，皆與日有關，說至可信。下文之東，亦仍當從日，而南則義不可知，北則別有所據，亦正與摩些文相似。暹羅語東曰 *Tawan ok*，西曰 *Tawan lok*，義亦爲日出與日落。黑苗東曰 *Ni hai ta*，西曰 *Ni ha ta*，*Tuk* (依 *Qiang* 寫下同)，蓋亦以日爲準；而南曰 *Nanfang*，北曰 *nek fang*，則漢語之借。亦其例也。此一舉也。又如季

節語名，在各語中往往不一，而緣起或相似。Graham 所謂始自農業時代者也，即歐族古祇分春夏秋冬三季，而漢之最初，當僅得夏冬二季。印支族中黑苗語亦僅有 *Sai hian* (春) *Yehon shion* (夏) *Sai hian ka* (冬) 三名。其曆亦僅三季，而暹羅語則僅兩季 *Nai hon* 乾季 *Wai hon* 雨季。今說文所見，反無其字，明其成名之非早。亡及葉洪漁先生頗取下文 *冬* 字以證之。葉君精識過人，而此數字未必即允。以 *冬* 字爲初萌，此四分之觀念未必即具。不先於語言較量其有 *冬* 而但據文爲釋，則可信之程度殊有限，不僅下據所見 *冬* 時有遠悟而已。此又一舉也。又如家族稱謂，在諸語中兩親恆與年長者同字。古德語 *Etiron* 由 *Altere* 出即其顯例漢文作 *父*，說文所謂從又舉杖，正以狀其年長，金刻之 *父*，不過作法小異，而維氏疑象持炬，義反不顯。此又一舉也。凡斯之類，遺教之不能終其物。凡同階級之文化事狀，往往相肖，故比證之資，隨在而有；而同族語之比勘，所以先決其觀念之有無者，爲事尤切要。此而不具，徒以雲仍之知見，測高首之舉實，則並形相之揣摩，亦無以盡其能事矣。至於形相既得，而音讀若不能詳者，則更不能不有待於音理或語法上之解答。如曾著幽部老考不甚別，又孝從老聲，此向來所未言。今按藏語稱老曰 *pa*，安順苗曰 *pa*，此依鳥居所紀 *Sai na* 神父所紀東京苗語曰 *Old*，明原始印支語老有 *pa* 一複紐，老考爲離散以後之兩讀，猶令命爲 *pa* 之分行（亦僅有作法小異者，當爲初形。後世 *kak* 用 *luk*，另 *kwa* 另 *liang* 之屬，即其例）。故余文中尙不別，固不僅義同通用而已。孝小徐已言老省亦聲，今

金文所見，正皆。高氏分析字與承段氏之說以爲會意，當由一不證之故。如老不自一聲，則一不證，無復疑滯（釋名：老，朽也，正所以同聲位字爲釋）；而考老之所以爲轉注，向來所不得其解者，亦由之以獲一線之明。此一舉也。又如元部諫孟鼎作康，吳大澂闢門納諫之說，本屬皮相之談。魯說以爲闢是也。鄂侯謂馭方休闢之闢，亦釋諫，稍後始有克鼎之孫而從闢聲者乃蛻變以當抵諫之義（段氏爲抵諫由諫阻義出，謂當如今遮欄之攔）。此以漢志謂言證之，足以見其遺痕。白虎通言：諫者開也，謂重文亦正作詞（邊維讀問曰：Klan 古漢語當亦同之，故謂之與諫，正猶蘭之與簡，亦同爲複紐離散以後之兩讀。惟蘭植物名，故音變而義不變；諫諫動字，故音變而義各專。與之同例者，更有庸之重文淵，則猶諫之重文淵也。由此推索，則知諫之一字，先後實有闢開東三符，此其所示 *Consistent Groups* 之痕跡，實非淺鮮，非即高本漢所定單簡之三型，所能概括（參高氏近著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 p. 15, 其詳當別爲專論）。此又一事也。凡斯之類，皆屬於聲首方面者。其問題之多，非短札所能盡述。更就聲尾方面觀之，則可證者亦富。關於此方面之探索，最近諸家，日益加密，然大抵不出純語音範圍以外。故一切譯音之參差，務目爲聲尾之轉變。今以古文字論，則向來所謂不同部者，聲首已見其例。如紫 *lap* 與 *ai* 一 *d* 聲是也（秦公段已有從益聲之蓋亦一 *d* 相語之例）。金文所見諸篆，皆讀如後來之葉，皆即葉之初文（高氏字典亦定爲葉初文，而必目爲會意則說又牽附。段注所引蓋益等同罔甚多，不能悉以會意目之

也。又葉聲皆從世益明，大徐古音之說不可信，且世讀 *ts*，世讀 *ts* 亦正聲尾流動之證。今證以同族諸語，藏稱葉曰 *ts* *hdap* 正與相應而 *Koch* 曰 *pal*; *Garcia* *Lechnak's* 編甸文語曰 *Kwak*，口語曰 *Yuet*, *Kami* 曰 *Lahang*（以上皆依 *W. W. Hunter, The Non-Aryan Languages of India and North Asia* 又苗語曰 *mbions*。據 *nom*，雖其間說變已甚，而大致出于同源（詳當別論）。其聲尾之流動，實遠出吾人初想之外。此誠 *Baile* 所謂 *Should no be inherent in the stem, but merely terminating suffixes* (*The Sino-Hia Language* p. 36) 者，固不第 *ts*，*d* 小異而已。又如內 *nu* 以韻部言之亦當有舌尖聲尾，而金文所見，如克鼎，師虎跋，諸例，皆讀如後來之精，則又當有 *ts* 尾。高君字典眩於納動諸字，專定爲 *ts*，并謂之在中古明讀爲 *ts* 者，亦欲目爲 *ts* 之變易。此亦過求割一而誤。以古韻文證之，詩蕩叶相對，禮月合叶泄出途，呂覽慎大叶外費，內之本有 *ts* 或 *ts* 尾，絕無可疑。更以他語言言之，藏稱 *name*，藏族中擺夷稱 *ts*，暹羅稱 *ts*，其語幹顯然相同。而藏語爲舌根鼻聲，擺夷之 *ts*，亦得目爲舌根鼻之變；暹羅之 *ts*，則爲舌尖聲之變，當與漢語同其事狀矣。證以 *ant* 文中他例 *Ahom, lat (to speak)* 藏，*lab*。漢，作，*Tsak* 藏，*in-dza-d*。漢，*Sat*—*Kami, ket*。藏，*sig*; *Lepcha, sak*。漢，*Kiwok* 藏，*Kugi*; *Ahom, kut*; 暹，*Kong*。如此其流動不居，與此諸字正同，於以知此諸尾也者，

自語式上言之，誠當爲一種後置。在語式存在以前，後置與語
樣之間，本非有若何膠固之結合；迨語式之機能一失，後置乃
一變而爲無意義之聲尾，且亦緊接語根而爲一成不變之定語。

近代湘學概論緒言

梁任公曰：「有清一代學術，可紀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

流，帶有時代運動色彩者，在前半期爲考證學，在後半期爲今
文學，而今文學又從考證學衍生而來，一其爲清學概論，以此
爲主，餘皆附庸。又曰：「今文學之運動，鄙人實爲其一員，
不容不敘。」余謂欲知考證學何以孕育今文學，不可不知晚明
湘中諸子之行徑，欲知今文學何以盛於清代，不可不知清南
學會諸學士精神，欲知晚明超何以爲今文學運動之一員，更不
可不知清考證學「皮實道」之關係，此余論湘學之動機，湖
南之間，考證學今文學概備矣。梁氏對於今文學，自謂「運
動之一員」，不過如前敵之一指揮官而已，而湖南自爲今文學活
動之大本營，固一勁健之集團軍焉。蓋由清考證學衍至今文學，
由今文學衍至今文學，此其潮維何，即中國學術史民族史政
治史上，大槓槓，而辛亥之事起，又烏可以不紀？

清學之盛，盛於近世，有清一代，尤爲顯學，考證精於三
王，傳世則於二經，兵影顯於胡彭，政專弘於竹石。而革命偉
業，亦大成於竹石。清初之學術，固中葉性理之先，晚近今文
學，則其革命之先也。無論其分爲經學，史學，理學，經政，兵刑

此以印支諸蕃言之，藏語或足以表前者，漢語或足以表後者；
而在金文時代，漢語尚不如後來之凝固化，正于此諸字得其消
息。段舉諸例，亦爲佳證，而惜乎其詳今尙不可得而說也。

劉茂華

皆萃然成家，爲吾民族文化放獨特之異彩，懿歟休哉。

抑有進者，溯自先秦已降，湘人之忠義志節，已煥燦簡冊
，其民族性靈，愛國情緒，胥爲學術所孕育，誦屈賈之文，子
美之詩，希文之記，或係鄉賢，或爲流宦，其自強志氣，超邁
精神，充塞乎衡岳洞庭之間，啓發人開風興雨之漸，殆乎南東
，衡山趙氏父子（補爲名將）數寒金人之胆，衡州李忠節公希
，以孤軍屢困元師，兵敗舉家自焚，城民尊與同殉，其遺蹟尤
斑斑於軫垣之小西門。（熊湘閣）明末何騰蛟，堵允錫，劉熙
祚，章質諸公，以湖湘一隅，與流寇對抗，支持殘局，蔡忠烈
竟死守澧沙，卒投同殉。凡此數子，雖非湘人，然皆見危受命
，奇氣磅礴，樹湘人志節之基。而書齋昆季，承休揚烈，益使
九疑衡岳間，高才亮節，凜然彪炳人寰，乃至於郭幼隗（金
台）周九烟（星）馮叔公（一弟）陶正調（汝維）郭天門（都賢
）夏叔直（汝弼）輩，易冠變服，遁跡山林，尤足風末俗而振
士氣。惟漢成以來，洪楊事起，清湖湘之間，通經致用，風氣
方盛，學者咸抱其我，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風願，發舒
其神已治人之雄心，故江皖樵、會澤生、左季高、胡鳳生、羅

羅山、後先並起，俊彥雲屯，以忠勇誠樸之風，倡實事求是之
習，其用兵也，東自海隅，西達葱嶺，靡不知有湘軍，雖洪楊
無成，敗在易教，然民族精神，確為學風所掩，致百餘年來，
精神守節，賴辛亥革命，雲南起義，即為湘人首領元戎，而揚
厲生，陳星台諸先生，亦不惜赴海殉國，即又晚清湘學思潮一
大轉機，十氣之盛，蓋自先秦以迄近代，猶未沫也。

湘人氣節，本其學術之所自，梁任公謂：「清學自當以經
學為中堅，」又曰：「一承明學廢空疏之後，人心厭倦，相率返
於誠實，」又曰：「異族入主中夏，有志節者，恥立乎朝，故
窮愁終老，專集精力以治樸學。」此言不盡為湘學而發，蓋蓋齋
先生師王學之極微而止，欲挽回以返諸宋，獨重樸學，尤
痛惡標榜之習，孤忠孤節，覃覃殫思，故自臨川於以安，（管
寧）苦心同於所南，（戴思肖）而甘忠於所失，所求發，後
之皖南學派，為所自出，亦轉近三湘遺法之明山，流風所被，
固衛生靈如一也，中流砥柱，唐虞禹湯，武成，蘇松坡
義不啻也，而江皖樵以仁啟開，昭昭山以忠節，為其生以賦
機而後法，老而彌篤，彭雪琴芒鞋徒步，千里訪友，乃至歐陽
打任事而敗，猶如一方探長江，驚濤駭浪，蓋猶承明學而啟，
爾生之厚也。及於老師先哲，講學著書，毅毅以斷游自任，
講學權衡，廣鏡海，智無難，刻畫空等，乘以舉行十節，自著
於冊，蓋其足於不可言也。

湘學首以氣節稱於世，次以通經致用號召當時，所可紀
者，陳滄洲政略河工，悉屬實用，王九溪考古源流，用以證今
，嚴樂園洋苗邊屯，功在懷柔，陶雪汀海運要規，利益東南，
唐陶山勸求民瘼，位躋名賢，餘如胡既生施政湖北，左李高節
略天山，曾滌生戒偏文學，湘軍風氣所至，悉以屯墾自勤；軍
心大振，而二賀力勸止學。自榜其題曰「秘書承憲，經世垂文
，」大賀且集從世文編，人人互相淬勵，士以安實知命為誓，尚
，以妄干請求為深恥，故會氏顯後，家人子女，紡績如初，李
楨苦貧，遺金不取，下至黃昌年，趙芷蓀、杜本崇、郭立山、
羅廉丹、曹孟其、楊遇夫、曾星笠、李肖冊輩，或疏疏餉家，
或貧無立錫，或著世傳書，或都養自給，稱皆學有本源，濟明
義利，亦湘學之後勁也。惟章行嚴精於形世，其學則又別開疆
徑矣。

更有一事關係湘學甚鉅，而其功且不可滅者，蓋自清中葉
以降，服官湘省者賢，多積思愛才之士，朱道然孔夫，錢澧南
國，張亨嘉等，皆稱子虛，而道憲公度，江標建霞，皆一時
通人，而江氏於乙未來湘督，值甲午戰後，號以新學進士，
刻鵲鵲聞聲者，（今呼別家江小鶴即其子）而通經八卷有
，則其校十所輯也。試題如「嚴而學通考凡例」「學新法須有
求而不可太驟說」「論公私」「重釋說」「守德不如圖新論」

「古今和戰之說皆實於臣說。」「論學債」一擬白洪樓選
洋貨利權說，「一石鐵路始可廣言明學說。」均見倡道新知，
其門下十中，如善化畢永年生甫，醴陵羅長，皮嘉祐吉人
，張維光少熙，湘潭易帥味醇，茶陵羅開而應，長沙楊毓麟
，篤生，梁唐陶雅非，李壬祺亦滋，黃山毓生，湘潭王代應恆子
，楊昭楷重恆，漢壽且順豫甫，湘陰郭立山復初，新化鄒代
，薄价人，瀏陽唐才常備，王正樞立安，邵陽樊維松甫，平江
蘇與阜康，壯敷子者，衡州阜康學行最高，顧庵名位最顯，篤
，蘇與於其倫，佛庵身於漢上，雅非由甫，以詞才著，蓋生
，曾人，以經術稱，餘亦多文學醫算經史擅之士，而樊君則以
，蘇錫松坡，大其師傳，皆江門之秀，亦湘士之良也。此外以善
化鄒應龍子俊，博明歷數，湘潭胡元傑子精，幸教育，劉善
，陶慶生，殫精簿錄，長沙徐崇立創石。

於從事教育，老而不息。而其著述亦復名家。柳翼謀近跋東坡
補章詩畫冊云：「沅湘風教，彪炳於時。以老氏觀復之語證之
，雖謂京卿至今不死可也。」以見得士之盛。維江氏為政者
，為沅平徐仁鑄研甫。然學類如江氏以率至者精件，斯為遺憾
，然學政職司風教，如江氏體者，確於湖南開其新機，宏獎才
俊，轉移習尚，故一時碩彥雲興，為湘學守最後之壁壘，為光
復伏幽隱之生機，茲又可紀者。

近世言學術流別之書，李略（國朝先正事略）以名臣，名
儒，經學，文苑，逸逸，循良，孝義為綱，唐識（國朝學案小
）以傳道，翼道，守道，經學，心宗，待訪分類，李序（湘
學新志序論）以守節，致用，遠利，避名為目，江記（漢學師

承記）於中則會誌高風，於軒冕則略記德行，要論（清代學
術概論）不為子目，自謂序蔣氏之書，凡言先儒學術，亦
述作之美者也，而其為書，體例各殊，或有偏重，今論湘學，
固不易違一家言以訂義例，乙亥春丹徒柳翼謀先生，與余宴於
京口之太白樓，略論湘學，遂三日以書抵余，議分四類，曰考
證學；以經學，史學，小學，輿地，諸子，金石目錄入之，始
王船山，終王葵園，曰理學，始李滄齋，終唐敬楮，曰政治學
，始東澹洲，終譚祖庭，曰文學，始張九越，終王湘綺，各類
附近世名賢於籍，至一人之學，不限一途，既不能以諸嚴之界
限，故各類得隨時互見，此柳氏原意，更就正於新書編者季
剛，嘉興胡帥小石，吳縣吳師嬰安，既誌其言，遂以論湘
學。

李氏先正事略，折衷漢宋，恥義訓世之互爭勝負為末流
，毅然以屏除門戶之見為己任，故鳳凰岳仁德謂其通漢宋之郵
，臨會姚之執，譽為持論宏通。梁式著書概論，亦渾叙一代潮
流，而不多事偏袒，平江歐陽鈞重衡，手流清儒學案，採集既
多，會朋先生謂其有待勘定，然所屏棄，除毛西河外，要亦淡
宋兼收，以出其大，茂華生同里閉，緬懷前哲「以名人之碑傳
，存名人之事蹟」之義，上起晚明，下迄近代，凡有與湘家文
化學術政治軍事之迹，悉著於篇，以備檢討，并遵李氏事略
「無一字無來歷」之例，所叙各家術，不加凡造，以重先賢，
而示寡過，世之君子，正余闕焉。

方湖詩鈔

汪辟疆

程柏廬席上題潛園文

涉社遺民幾輩存。灘巾坐對兩燈昏。烟蘿刻意心如在。江海收身道益尊。強語文章人共惜。卽論世
奴我何言。城南躡屐從公處。收取餘精入酒盃。

重晤同步會章門感歎成長律

交蓋春風一笑餘。烘人花氣散襟裾。跨山度水宵能共。撥醞燒燈月上初。語入心脾吾自失。論關骨
肉淚先儲。從今記取滄翁句。見面真能敵百書。

送吳庵歸永新時繞道湘東

石潭正落琴亭水。疑帶蘆溝鳴咽聲。撥墨遠天人獨往。凝寒小閣醉初成。名場角逐知難值。意氣相
高恐不情。去去巴陵江上路。灘頭徒倚看潮生。

熊栗海自廬山歸寫佛手巖見貽詩以酬之

夢想廬雲十載間。芒鞋笑我未乘閒。多君攬勝窮幽意。爲寫蒼巖赤壁還。佳處茅庵容可住。得時山
鳥苦相關。荒齋畫裏初逢地。待證他年九折巖。

重從西湖口占

跳珠坐憶宵來雨。拊檻能乘一日晴。了了山光如夢在。潏潏湖水覺寒生。掠人孤艇看難住。狎我閒

鷓鴣可盟。他日南屏重訪勝。夕陽樓外總關情。

于翥寫余舊句爲楹帖見貽客有詢其全者了不省記爲足成長句應之然已非囊時心境矣

纔見春光動柳枝。小桃花發又垂垂。此時幽事那復得。盡日閒情欲付誰。北體偶臨張黑女。新詞合和比紅兒。如今亦有閒居賦。不是金梁踏月時。

涉江詞

沈祖棻

鷓鴣天

盡日疏簾不上鉤。鳳奩鸞鏡一時收。最新眉樣終成故。似夢歡痕竟化愁。腸易斷。誓空留。當年枉自笑牽牛。高樓未怨西風急。冰簟銀牀不耐秋。

添得吟蛩夜更長。玉鑪香印替回腸。半牀濃睡沈沈夢。一枕秋聲細細涼。花壓檻。月侵廊。年時真悔不疏狂。自禁清露梧桐滴。還怕珠簾一夕霜。

永夕風簾曠作堆。鴛鴦簟冷夢初回。連環珍重休成玦。心篆分明久化灰。銷宿酒。墜殘煤。高樓明月自徘徊。青天碧海茫茫夜。不分人間更可哀。

八尺龍鬚換錦綉。空山落葉掩重門。當風團扇知秋意。繞榻茶烟淡夢痕。新露點。舊星辰。一般良夜有寒溫。縱橫未了彈棋局。何必箏弦絮怨恩。

習作詞選

蝶戀花

得緝旬友人書感賦

日暮孤城飛落絮。欲往天涯。又許游絲住。故國蒼茫雲漢路。望中惟見參差樹。
未苦。翠袖高樓。况是傷羈旅。壁上山河餘幾許。一圖相對淒無語。

錢瑛

能送春歸猶

點絳脣

舟逐雲飛。放歌縱酒拚沈醉。數峯流翠。今夜濤中睡。
幾點漁燈。皓月翻潮碎。孤鴻墜。相思難寄。長記分攜地。

崔致學

虞美

雲烟空望長亭路。卻恨征鴻阻。無邊落葉捲西風。惆悵天涯何處覓春踪。
雨和心碎。故園血染草根紅。空對千家野哭夢魂中。

崔致學

菩薩蠻

連朝霜露新寒驟。羈人更比黃花瘦。落葉滿階除。深宵聽屋烏。
雨寒飛來。重門晝未開。

楊國權

驚夢醒。庭院蒼苔冷。秋

揚州慢 觀桃花扇影片有感秦淮舊事

楊國樞

舊苑笙歌。白門金粉。俊游是處銷魂。捲珠簾十二。漾鬢影衣熏。換人世蟲沙劫後。銅仙鉛淚。空瀉酸辛。任妝樓傾圮。脂香猶染兵塵。 鈿釵舊約。隔狂烽重證無因。縱蔡女胡笳。江郎賦筆。難寫愁氛。又見山河改色。興亡恨一例紛紛。賸秦淮明月。依稀殘夢留痕。

賣花聲

池錫胤

阿閣動晨鐘。煙雨猶濃。垂楊亭畔峭寒風。未唱陽關三疊曲。雙淚先紅。 橋影曲如弓。馬似游龍。東流錦水識行踪。惟恐天遙雲易阻。不見征鴻。

謁金門

池錫胤

秋過半。江上晚楓爭艷。渺渺斜暉衰草岸。客情隨水遠。 愁把欄杆倚遍。樓外長天雲斷。鴉陣驚風還自亂。澹烟帆未見。

醜奴兒

李定一

荒城寂寞生秋草。墟里孤煙。夕照頽垣。數點寒鴉覓舊園。 胡兒午夜吹簫管。月暗關山。風動鈴驚。多少征人血未乾。

本校中國文學系詞章課程，例有習作。諸生之爲，略可觀覽。茲於本刊三卷起，特開專欄，分體選載，以就正於大正，亦俾肄業者得更知所勉焉。編者附識。

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專刊乙種第一集

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

全書共收二種：(1)漢譯藏密三書 (2)藏傳中土佛法
第一種為密宗要典，全書係藏漢對照，第二種以藏人眼光闡述內地佛法，尤饒趣味。全書係藏文原文，詳註漢字出處。兩種藏文皆依據多種刻本，詳加校勘，凡勘正文前文字之脫誤，不下數百條。每種又冠以極長之序文，於前者詳敘其源變，於後者批判其內容，各種精深宏博之致。方今溝通漢藏學術，正為讀者所倡，得此尤足為先導也。

每冊定價 自取三十元 郵寄四十元
發售處 成都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本刊廣告刊例

等級	地位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種	甲種	普通	特種	甲種	普通	特種	甲種	普通
	封底外面	一百元	六十元	三十元						
	封底內面	八十元	五十元	二十五元						
	正文前後	六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附記：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定。
二、凡刊登三期以上者每期按九折計算，半年以上者八折，一年以上者六折。
三、惠登廣告請將廣告樣張連同廣告費匯寄本社。

博文半月刊條例

- 一、本刊由金陵大學文學院主編。
- 二、本校各院系教職員畢業同學及校外同志之稿件。皆所歡迎。
- 三、本刊範圍略以文學、史學、哲學及社會科學為主，內容約分通論、專題、書評、劄記、遺著、通訊、詩詞等項。
- 四、稿件文言白話不拘。字數最多以一萬字為限。須寫得清楚。並加標點。(如有專著在萬字以上。當分期發表)。
- 五、來稿經登載者。酌以本刊為贈。
- 六、本刊定於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本冊定價國幣一元)

編輯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
發行者 金陵大學文學院成都華西場

印刷者 蓉新印刷工業合作社
電話：二二三三號
社址：外南國學巷

經售處
成都 祠堂街 北新書局
春熙路 東方書局
祠堂街 開明書局
半邊橋街 藝文書舍
絲棉街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 中國文化服務社

內政部登記證警第 四八五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為第一類新聞紙西川郵政管理局執照第 二六九號